

“INFINITE SPACE -- ROSSANA HU INTERVIEW”
ELLE CHINA WONDER WOMAN; ISSUE ONE, P12 - P19



胡如珊

建筑的高处与远处

胡如珊
Rossana Hu

如恩设计与设计共和的创始合伙人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，三个孩子的母亲。

极简廓形无领西装
宽松无领马甲
均为 YOEYUO
松溪绸缎裙 HIDEVI

INFINITE SPACE



Portrait

对当代年轻人来说,胡如珊这个名字,有点陌生。

他们同样不知道,自己的社交视野被她“入侵”,已经超过10年。上海的No.31、水舍和上海大戏院,北京的君山美学生活馆,秦皇岛的阿那亚艺术中心……这些你一定从社交网络上看见过,甚至实地打卡过的地标,都来自胡如珊和她的如恩设计研究室。

但是当我们提起这些“网红”建筑,她给我们描述起了位于首尔的某品牌护肤品旗舰店:贯穿室外的黄铜网格结构,像是城市里的竹林,将空间串联起来。其中悬挂了许多面镜子,在走廊里、转角处、墙面内,甚至柜子边,无时无刻不在随风转动。走进这里的人,很难不去注意到镜中的自己。

“社交媒体给了我灵感。现代人前所未有的关注着自己的外貌。你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对自己不停地拍,想找到最好的角度。镜子的设计也是由此而来——当你走进护肤品店,抱有什么样的心情?当然是追求永远年轻、永远美貌。所以你会想要一直看到自己,一直照镜子。但这些镜子是不会停的,一直在动,你就可能看到一些并不想看到的角度。”

1

作为诸多“网红”建筑的创作者,胡如珊并不会上网搜索自己的作品,也不会看它收到多少点赞,甚至非常反感“网红”这个说法。

她说“网红”带来的问题是所谓的“去思考化”。人们渐渐不再关心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,也不想要深度了解身边的事物,只关心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里的建筑、食物、衣服和人,在朋友圈里有几个赞。“你什么都不用做,刷刷手机,大数据就可以告诉你什么建筑被点赞最多,什么东西卖得最好。但它们的本质,真的是最好的吗?”

想要看清本质,就必须经过思考和解释。“如果你告诉我,面前这把梳子,是网络上卖得最好的梳子,我不会去接受和相信。我会反思,它为什么好,它哪里好。最重要的是,这把梳子跟我的关系是什么?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好,我要靠自己建立起和它的联系。是这种解释成就了你对事物、对世界的看法。”

胡如珊的建筑理念,也建立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解释中。比方说几年前在上海一炮而红的精品酒店水舍,业主最初是打算将土地上原有的旧建筑废墟全部拆掉重建。“我告诉委托方,如果这样,我们就不是对的建筑师。我希望营造一间酒店,让住客能触碰到本地文化,嗅到本地气息,体验到唯有在上海才能获得的旅行感受。”

从美国普林斯顿移居上海之后,胡如珊和丈夫郭锡恩居住在狭窄的老式弄堂里,楼与楼之间挤挤挨挨,窗户错落。她第一次发现晒台可以嵌在房子内部,刷牙时透过通向晒台的窗子,可以看到对面的人在做饭,烟火气扑面而来。“水舍”采取类似做法,留下老虎窗和狭长走道。旅客进入酒店房间,随手推开不同的窗,能看到“弄堂”里不同的风景:大堂吱吱呀呀的吊扇,旁边房间的倒影,冬天里的阳光。一窗一景,一砖一瓦,都饱含了对南外滩似水年华的追忆。

“西方设计界所谓的中国元素有种思维定式。而我们中国设计者,追求的是一种脱离符号、形象的中国精神。在实物中融入概念性的东西,比如一些幽默,一段历史,是我们的强项,也是要琢磨的。”

改造城市的旧建筑,让它们有价值地活下去,一直是如恩钻研的课题。如恩设计的办公楼距离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和百乐门不到一公里,这里从来都是上海都市文化的集萃地,繁华迭代上百年。小楼曾是国有企业宿舍,也曾被闲置了小半个世纪。胡如珊和郭锡恩寻找办公室的时候,看到了这块浑身透着落伍、侵蚀和不时合时的璞玉,就是这里了。

办公楼成为如恩的游乐场和试验田,处处可见创始人的设计理念。原建筑的混凝土梁柱结构在改造中得以保留,展露出原有的形态,成为一种有趣的设计元素。

走在其中,你不会错过玻璃上一段段白色的独白。比如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絮佩里的话:“不求恒久远,但求意未尽。”又比如社会学家米歇尔·德塞图《日常生活实践》中的句子:“通过向空间加入目的和欲望的多重变化,使环境变得适于居住,这是一种使用和享用的艺术”。这些字句无声诠释着创始人的建筑理念,诗意浪漫,却又日常实践。

2

胡如珊就是在这座2020年正式发布的办公楼里接受采访和拍摄。建筑中可见物性,不修饰不渲染,恰如其分。办公室迎头是一面落地窗,映照进对面居民楼里上下三层将近20户人家,成为时时更新的风景。>

化妆:张静佳 发型:周学明 图片协助:Li 造型协助:Jocelyn



胡如珊很喜欢观察别人的家。因为家对于她来说,是人生一个重要议题。“如果我可以抛开一切限制拥有一份礼物,我希望是跟所有的家人都住在一起。跟心爱的人在一起,这对我很重要。”

“幸福”是所有人对胡如珊家庭的第一印象。胡如珊成功背后最重要的同行者和支持者,就是丈夫郭锡恩。“建筑行业会有特别多夫妻档。这份职业,对于合作和分享有特别高的要求,它需要大家有相似的眼光,相似的概念和趋同的规划,这可能也是我们婚姻持久的基石所在。我并不是一个相信爱情不会变的人,相反,我一直觉得人会变化,一个人会,两个人更会。但分享工作和生活在他们之间,永远那么新鲜和有趣。”

胡如珊和郭锡恩相识于微时。胡如珊高中毕业选择专业时,父母问她一句:“你将来要怎么养活自己?”胡如珊被问住了,法律、工程都是能许诺终生高薪的职业,但距离她喜欢的艺术太遥远了。姐姐听说胡如珊的烦恼,建议她请教一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建筑系的郭锡恩,几年前他也面临类似的问题,最终从美术系转去了建筑系。

郭锡恩是胡家世交,还参加过胡如珊的13岁生日宴。那个夏天,大学毕业的郭锡恩带着自己画的设计图纸到胡家,向胡如珊保证,在建筑系,她的艺术热情并不会因为一句“没钱赚”而被放弃。最终,胡如珊升入伯克利建筑系,人生轨迹从此也与郭锡恩交织在一起。

危机在胡如珊的3个孩子接连出生后来临。同辈在事业上开始小有成就,她却被尿布和脏衣服困于方寸之间。整整5年,除了教书时间,她基本都待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。只有最亲密的伴侣看到了胡如珊的内心挣扎:明明有学问,也有能力,为什么要呆在家里,每天醒来做同样的事,画图纸的手只能画蜡笔画?

2003年,郭锡恩所在的建筑设计公司接到上海外滩3号的改造设计委托。郭锡恩向公司提出条件,将太太胡如珊和3个孩子一起带到上海,如果对方不答应,他就放弃。天平的一边是纽约和旧金山,工作流程规范而成熟,上升通道肉眼可见;另一边是上海,环境陌生,一切从零开始。最终,郭锡恩和胡如珊带着孩子来到上海。

2004年项目结束后,胡如珊和郭锡恩留在了上海,创立属于两人的如恩设计。

3_

“最初,我们没有本土经验,人家也不认识我们,如恩没有机会参与大项目。所以,我们先做了设计共和,从杯子、家具开始做,通过家具了解上海和中国人的需求。”家居品牌设计共和帮他们度过从0到1最艰难的一步,团队也慢慢搭建起来,成为现在这幢4层小楼里的样子。

胡如珊将团队比喻成一支交响乐团,她和郭锡恩则像作曲和指挥,真正演奏时不出声,但清楚如何安排调动每一位出色的演奏者。夫妻两人都是交响乐爱好者,他们在世界各地出差时会去音乐会。“欧洲有许多历史悠久的乐团,过了上百年,乐手、指挥换了一拨又一拨,演奏的声音却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我们前天还在探讨这个问题,怎么能够让团体可以一直保留着原本的企业精神。我觉得,做团队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清楚公司的音色,很清楚地知道:我们同生共死(we live together, we die together).”

“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参与招聘。但最近几年,我越来越发现,招聘其实是最重要的工作。因为公司最大的资产,是人。是否能招到对的人,能够融入公司文化的人,决定了之后每一个项目的成败。”

建筑业在美国一直被诟病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2018年,《纽约时报》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女性建筑师都去哪儿了?》的专栏文章,据调查统计,美国建筑系毕业生中有一半是女性,但持牌建筑师中的女性占比却只有20%。但在如恩设计,高管中女性占据多数,“并不是我们刻意这么做。这是她们工作能力的见证”。

在业内知名如胡如珊,给同样希望在建筑行业寻求职业道路的年轻女性的建议之一,就是“不要打性别牌”。“我的母亲让我相信,男女在工作上并没有区别,男性能做的,女性一样能做到。踏入建筑系做学生的那一刻起,我就被老师洗脑——建筑就是一切。作为一个建筑生,你的思想,你的呼吸,你的一切都要变成建筑物。我们那个时代的所有建筑系的学生,尤其是我们学校的,几乎都是住在工作室里,尽你的所能,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上面,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。”

4_

2020年2月,胡如珊去西班牙圣地亚哥-德孔波斯特拉古城旅行。“站在繁星原野,那是世界最后一次让我感受到平稳和安详”。

再往后,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,改变了包括胡如珊在内每一个人的既有生活轨迹。以往每个月都要跑机场的日子突然中止,居家隔离期间,胡如珊终于有时间整理一下家里很久没有动过的东西。

“有几个打包箱,跟着我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去念研究所,又从普林斯顿搬到上海,都还没有开过。忽然拆出来,看到自己高中时候穿的衣服,还有大学跟研究所时期的一些笔记,竟然不觉得陌生和遥远。回看这些笔记非常有趣,我发现了一些大学结构课的手算草稿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,我们都必须用手算,比如太阳照进来的角度。用手算,让你的记忆更深刻,也会对建筑和自然的力量有一种更直观的感受,那个过程很有益处。”

大学时代,胡如珊曾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观建筑大师路易斯·卡恩设计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,那是一座“值得让毕加索来参观”的建筑。一个中庭平台和两栋镜像对称的六层建筑,一道水渠将进入者的视线引向浩瀚的太平洋,看见落日的余晖将流水染成金色,“这个瞬间,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建筑的美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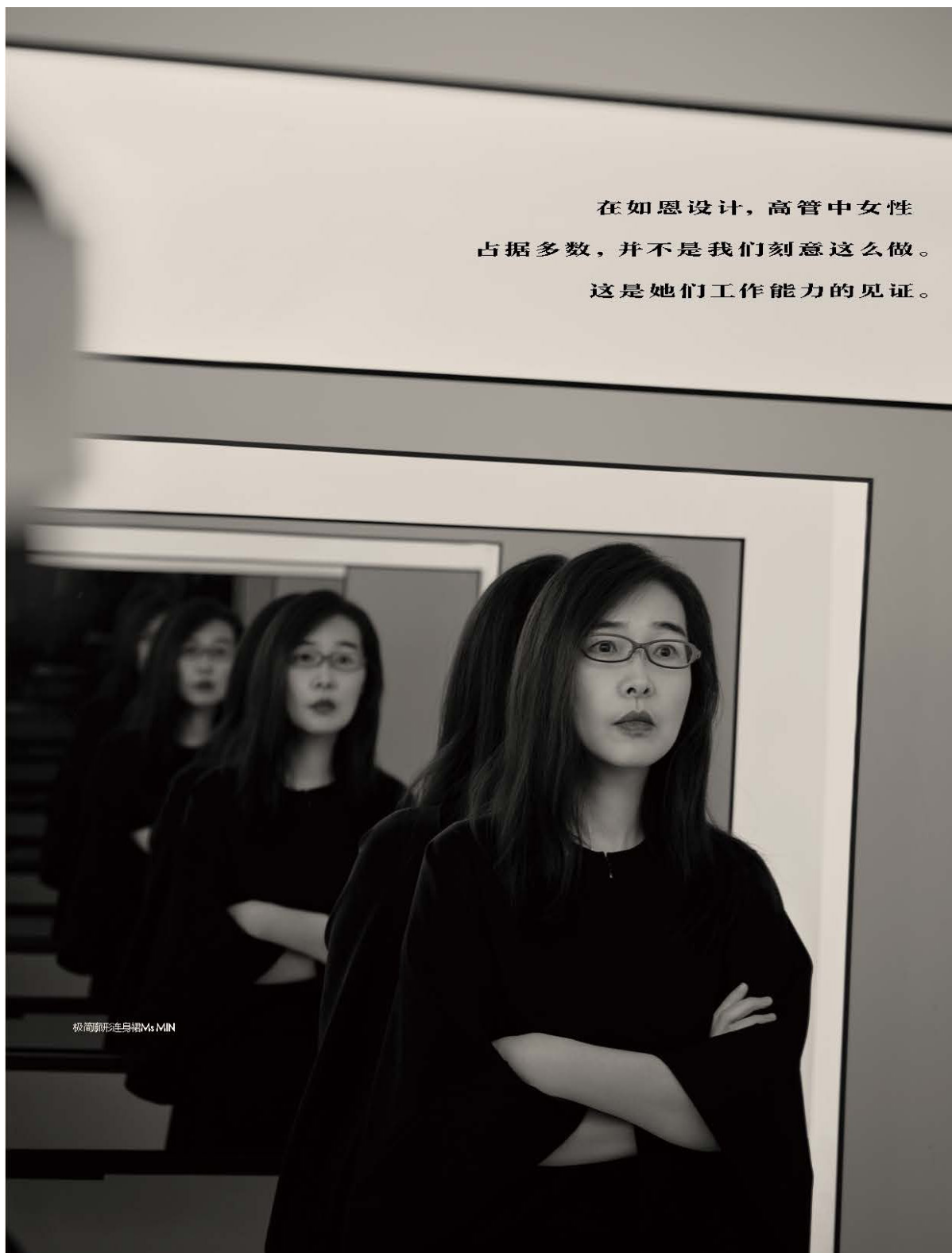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后,久远的印象被再度唤起。胡如珊将之应用在尚未完工的一个酒庄项目中。当旅游者从峨眉山脚下的地下酒窖走出来,将会沿着一道狭长的阶梯拾级向上,目光随之被引向高处,看到遥远处、崇高处峨眉金顶的灵性光辉。

2021年的第一缕阳光,胡如珊在熬夜赶工项目完成的那一刻见到。和二十多年前一样,她依然是最初那种全身心奉献的工作状态。但和二十多年前又不一样,现在的她清楚自己设计的价值所在。过了十年、二十年,如恩设计的建筑还会留下来,留在城市人的生活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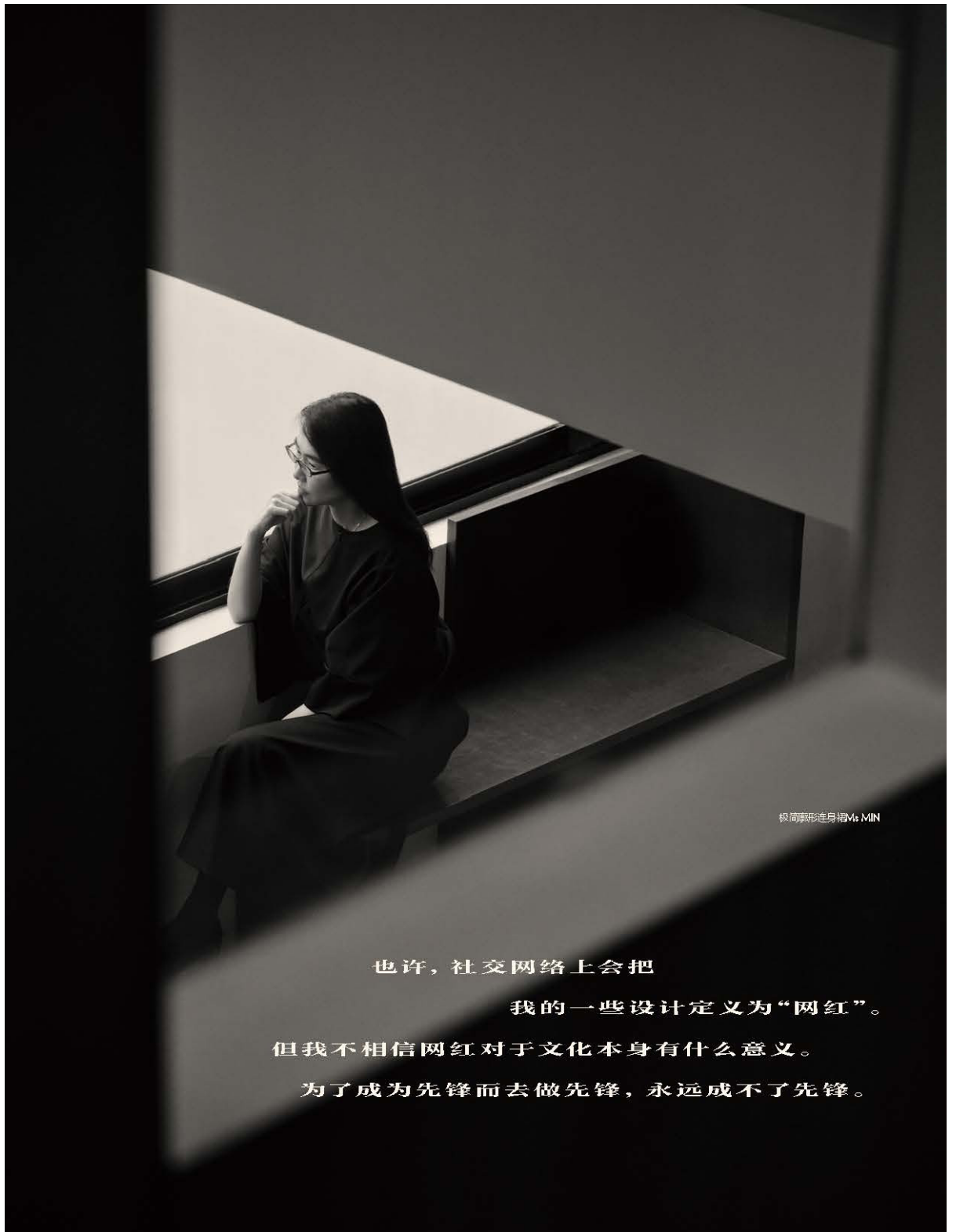
“也许,社交网络上会把我的设计定义为‘网红’。但我不相信网红对于文化本身有什么意义。为了成为先锋而去当先锋,永远成不了先锋。我在做每一个项目之前,都会问自己,这个设计会改变我和其他人的生活,会让它变得更有意义吗?”

答案要留给每一个目光被建筑引向远处与高处的人来回答。▶

“INFINITE SPACE -- ROSSANA HU INTERVIEW”
ELLE CHINA WONDER WOMAN; ISSUE ONE, P12 - P19



“INFINITE SPACE -- ROSSANA HU INTERVIEW”
ELLE CHINA WONDER WOMAN; ISSUE ONE, P12 - P19



极高新纤维身裙V6 MIN

也许，社交网络上会把
我的一些设计定义为“网红”。
但我不相信网红对于文化本身有什么意义。
为了成为先锋而去做先锋，永远成不了先锋。





ELLE: 与我们分享2020年你的一个改变吧!

胡如珊: 过去这几年,我一直进出不同的飞机场,从去年开始,可以享受不用在外面奔波的生活状态,心定下来很多。前一段时间在家里隔离了两周,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家居,发现有二十几年前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去念研究所,又从普林斯顿搬到上海时打包的箱子都还没有开。箱子里有读大学和研究所时的笔记和设计图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,我们一切都是用手算的,比如太阳照下来的角度。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,比起在电脑里输入数据,让它吐出一个结果,用手算能让你有一种更直观的感受,跟现在年轻人的学习方式完全不一样。

ELLE: 在工作中,你最喜欢的是什么?最近一次让你觉得“很值得”的时刻,是什么样的?

胡如珊: 对所有建筑师来说,最享受的应该就是去看工地,看见自己脑海中的场景在经历漫长的过程和许多的奋斗之后,在工地上慢慢呈现出设计的效果和空间的体验,对所有做建筑的人来说都是最大的享受。我们最近在峨眉山脚有一个威士忌酒厂的项目,现在工地上还是一片乱,但建筑的形状已经慢慢出来了。这个项目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点:当你从位于地下的品酒房间走出来,面前是一道阶梯,阶梯的中间有水往下流,你会沿着阶梯往上看,正好看到峨眉山的山顶。在那一瞬间,我们感受到自己当初的想法成了现实,这就特别感动。

ELLE: 作为一名设计师,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个让你感受到“设计之美”的时刻?

胡如珊: 路易斯·卡恩(Louis Kahn)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海边的山顶上,建造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索尔克生物研究所(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),我在大学期间开车去看了。在这座建筑中,建筑师有一个刻意的设计,就是当你停下车,走过去,会先看到建筑,但是你不会想到,建筑又会带你看到太平洋。就是那个瞬间,当你站在两排建筑中间,往海边看过去,这是最感动的一刻。当时我还在求学,不是非常了解建筑,但当时就会想:哇,要是自己能够做个像这样的建筑,是多么的有意义。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想到,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峨眉山的项目就是这样的。

ELLE: 作为设计团队的领导者,你如何理解团队精神?

胡如珊: 我想到的比喻就是交响乐团。在欧洲有很多的乐团,他们演奏的声音过了百年还是保留着原本的样子,但是演奏者和指挥都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我们前天还在探讨这个问题,怎么能够让团体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,可以在成员完全换掉,甚至主持的人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,依然可以保留原有的精神。团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个体,但这些个体要有一个中心、一种精神,要把团体当成一个实体(entity)。而我们团队想要传达的就是:我们同生共死(we live together, we die together)。真的,只要有一个项目失败,整个公司都会被影响;而每一个个体做的事情,都会影响整个公司。还有在团队里,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。就像一支交响乐团,小提琴、大提琴、管乐,每种乐器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,但是当它们演奏一部交响乐曲的时候,是那么的合一。建筑师的角色就像指挥家,也像作曲家。作曲家在演奏的时候并不出现,但他们创作了乐曲,显示在谱子上,让各位乐手把音乐演奏出来。

第一人称

胡如珊回答 ELLE 灵魂问卷

ELLE: 在当下,你觉得一个个体,尤其是女性,需要怎样的“伙伴”?

胡如珊: 这样的伙伴能够了解你,而且站在你的立场上看事情。尽管没有两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并理解对方,但是至少要有这个心意,想要去了解。我觉得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,理解是最重要的。

ELLE: 如果能拥有一种所谓非凡的品质或能力,你希望自己拥有哪一种“非凡”?

胡如珊: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到别人的脑子里,知道别人在想什么。要是能有这种能力的话,在工作的时候,马上就会知道甲方要什么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总是会有隔阂,不一定想什么就可以讲出来。

ELLE: 抛开一切限制,你想送给自己一件什么样的礼物?

胡如珊: 就是可以跟所有的家人住在一起。我的兄弟姐妹,我的父母和孩子都分散在各地。但我觉得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疫情的关系,我的两个儿子回到了上海,住在家里。要不是疫情的话,他们早就离开了。大家就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。

ELLE: 如果可以向任何人,请提出三个问题。

胡如珊: 我想问大家——什么让你快乐?什么是美?家对你的意义是什么? **000**

“INFINITE SPACE -- ROSSANA HU INTERVIEW”
ELLE CHINA WONDER WOMAN; ISSUE ONE, P12 - P19

